

惡之易也

隱六年左傳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
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
讀易爲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始失之迂矣案
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
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
無俾易種子茲新邑謂延種子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
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
易焉韋注疾疫厲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疫厲之相延也上文曰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

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濫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毋使滋蔓之意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濫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

發幣于公卿

隱七年左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子，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幣於大夫，義竝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隱九年左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三年
 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
 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
 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為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
 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王
 猶言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 諸侯有王
 王有巡守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
 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
 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

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四王謂四朝於王也。賈逵以為四聘於王。失之。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眾注曰：入王朝於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隱十一年左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竝同此義。

不能共億

隱十一年左傳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尙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己有乎

滅德立違

桓二年左傳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鼓鍾

回毛傳回邪也夫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

典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譖庸回杜注回邪也

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

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

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

違邪是也而又云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為

則以杜言違命而遷就其說耳下文曰昭違亂之賂器

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忌諫之以德是違為邪也故下文

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

無違心謂無邪心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

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周語曰動
匱百姓以逞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
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
之謂也萃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家大人曰桓十一年左傳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

虞度也案方言曰虞望也廣雅同言日望四邑之至也昭

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準

度子產以為己法案虞亦望也言咎也吾有望於子今

則無望矣

六羊傳曰君無違德謂無邪德也

限無望矣

到于室以爲占去案與亦望也言谷也言有望於今
六羊傳曰言有與於今限曰矣林出曰與與也言準
與與也案大言曰與望也同言曰望四邑之至也
案大人曰與十一羊立與且日與四邑之至也林出曰
日與四邑之至 故言有與於今

日官居卿以底日

桓十七年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杜注曰底平也漢書
律志引傳文蘇林注曰底致也引之謹案蘇說是也周
官馮相氏曰公夏致日春秋致月考工記玉人曰土圭
尺有五寸以致日

伯父無裏言

莊十四年左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
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
言家大人曰無裏言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
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
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
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卽所謂無裏言也

馬三匹

莊十八年左傳虢公晉侯朝王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三三古四字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芣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上以下隆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

神必據我

僖五年左傳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
引之謹案據依也邶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
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
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
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稱舍於墓

僖二十八年左傳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
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
誤也家大人曰曰字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
言也輿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
經已誤衍

三百

僖二十八年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
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
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入草野而過也綃頭或謂之
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曰超莫白切超越也
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勦正義謂每跳皆勉力竝
失之

以亢其讎

僖二十八年左傳背惠會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

也讎謂楚也家大人曰杜訓亢為當故以讎為楚其實

非也周官馬質綱惡馬鄭司農曰綱讀為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

者扞蔽之意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

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為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惠

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救也說文抗扞也抗與亢通列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

凡扞禦人謂之亢為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

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

人皆是扞蔽之義

鞞鞞鞞鞞

僖二十八年左傳鞞鞞鞞鞞杜注曰在胸曰鞞釋文鞞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為解也家大人曰鞞當為斬說文斬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二字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斬誤作鞞詩小戎傳游環斬環也釋文斬本又作鞞沈重曰舊本皆作斬斬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斬無取於鞞也是亦斬誤為鞞者

必親其共

僖三十一年左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
 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
 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
 之誤先字隸書作共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
 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
 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
 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
 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
 不得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卿出竝聘 竝建聖哲 民竝用之 竝有爭心

竝走羣望 竝走其望 乃竝徵會 竝建母弟

引之謹案竝之言音也徧也文元年左傳凡君卽位卿

出竝聘言徧聘也六年傳竝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

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

傳民竝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七年傳寡君寢疾竝走

羣望言徧走羣望也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

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十四年傳乃竝徵

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

建母弟也竝音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竝受其福

立政曰以竝受此不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
竝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曰藜藿蓬蒿竝興皆普徧
之義也

秣馬蓐會

文七:left傳訓卒利兵秣馬蓐會杜注曰蓐會早會於
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會張晏曰未起而
牀蓐中會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
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會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
中會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會之豐厚於常因謂之
蓐會訓卒利兵秣馬蓐會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
使盛會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會負壘陳而待
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會乃不飢
亭長之妻欲至會時不具會以絕韓信故亦必厚會乃

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會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會竝與此同

克減侯宣多

文十七年左傳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減損也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減謂減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減盡也說文曰剗減也從刀尊聲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歾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天難帝令主君減二卿是減爲減絕也甫減侯宣多而卽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減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

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

咸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穢也正義

曰咸諸本或作滅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滅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

謂之滅王肅注訓咸為皆亦非是

謂之饕餮

文十八年左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預竝曰貪財為饕貪食為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為饕貪食為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蓋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為饕餮耳

舍于翳桑 翳桑之餓人

宣二年左傳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杜注曰翳桑桑之多蔭翳者注意蓋謂桑多蔭翳故宣子與靈輒休止其下引之謹案下文曰翳桑之餓人也則翳桑當是地名僖二十三年傳曰謀於桑下以此例之若是翳桑樹下則當日舍于翳桑下翳桑下之餓人今是地名故不言下也春秋地名或取諸草木若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隱十年傳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十年晉師軍于廬柳僖二十四年戰于大棘宣二年諸侯之師至于械林襄十四年師逆臧孫至于旅松十七年此類不可枚舉其以桑

名者入桑泉傳二十禦諸桑隧成六晉敗狄于采桑傳八

年是也且傳凡言舍于者若出舍于睢上成十甯子出

舍于郊襄二十成子出舍于庫哀十退舍于夫渠成十

舍于五父之衢定八舍于蠶室舍于庚宗哀八何未皆

地名其曰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哀八五梧地名

亦取諸草木矣使謂舍于五梧為在梧樹之下其可乎

自公羊氏傳聞失實始云活我於暴桑下而呂氏春秋

報更篇曰趙宣孟將上之絳淮南子人閒篇曰趙宣孟

委桑史記晉世家曰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竝承

其誤杜不能釐正而又臆為之說非也

待諸乎 吾無以待之

宣十一年左傳楚子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

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引之謹案待諸者禦

之也時上軍未動故卻克欲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眾

故收軍而退也魯語帥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

語其獨何力以待之韋注茲曰待禦也昭七年傳曰晉

師必至吾無以待之管子大匡篇曰鮑叔因此以作難

君必不能待也制分篇曰敵人雖眾不能止待止待猶

尹知章注以不能止絕墨子七患篇曰桀無待湯之備

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孟子梁惠王篇曰諸侯多謀

伐寡人者何以待之是待為禦也禦敵謂之待故為宮室以禦風雨亦謂之待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其義一也墨子辭過篇宮室足以待雪霜雨露節用篇待作圍圍即禦字也

亢大國之討

宣十三年左傳晉以衛之救陳也討馮孔達曰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歿之家大人曰亢當也襄十四年左傳晉禦其上戎亢其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亢責也哉高杜注竝曰亢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伉當也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言我寔掌衛國之政而當晉之討不得委罪於他人也十二年宋伐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歿之是其證也杜訓亢為禦以亢大國之討為禦宋討陳皆失之

受之二云爾

宣十五年公羊傳曰：蜃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二云爾。受之二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注曰：言宣公於此天災饑後，能受過變寤，明年復古行中冬大有年，其功美過於無災，故君子深為喜而僥幸之，引之謹案。受當為更字之誤也。更本作夏，隸或作更，受本作受，隸或作受，更受字形相近，故經傳更字多譌作受。周官巾車歲時更續注：故書更為受。杜子春云：受當為更。燕禮更爵洗，特牲饋食禮主人更爵酌，酌古文更皆為受。昭二十九年左傳：以更改也。幸之者，何？猶曰：豕韋之後，史記夏本紀更為受。更改也。幸之者，何？猶曰：庶幾改之云爾。故下文曰：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變亦

更也變者改過之謂非變寤之謂幸之者亦謂幸其改

過非幸其受過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故見天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

天欲振吾過救吾失故以此報我也春秋之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者謂之幸國聖主賢君尚樂受忠

臣之諫而况受天譴也此皆用公羊傳說而云受天譴則西漢時傳文已譌作受矣

閒蒙甲冑

成十六年左傳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

閒蒙甲冑杜注曰閒猶近也釋文近一本作與音預家

大人曰訓閒爲近於義無取一本作與是也言以君之

靈得與蒙甲冑也莊十年傳肉會者謀之又何閒焉昭

二十六年傳諸侯釋位以閒王政杜注竝曰閒猶與也

是其證

爲事之故

成十六年左傳爲事之故敢肅使者杜注曰言君辱命
來問以有軍事不得荅故肅使者家大人曰杜以事爲
軍事非也事謂楚子使人來問之事晉語曰爲使者故
敢三肅之是其明證矣

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襄八年左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
子矯子展欲待晉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亾無日
矣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
不如待晉家大人曰親我無成四句承上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心且欲以我
爲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杜注以親我爲晉親
鄭鄙我是欲爲鄭欲與楚成不可從爲子駟不可從皆
失之

焚我郊保 伐我保城 令隧正納郊保

襄八年左傳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杜注曰保守也家
大人曰郊保與城郭相對成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
類故言焚成十三年傳曰伐我保城是也襄九年傳令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亦謂納國外及縣邑小城之民使
奔救火也杜注郊野保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注曰
保縣邑小城月令四鄙入保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韋注
竝曰小城曰保

多遺秦禽

襄十四年左傳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杜注曰
 軍帥不和恐多為人所禽獲家大人曰多讀為亦祇以
 異之祇祇適也言我若不歸則適為秦所禽獲而已多
 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襄二十九年傳祇見疏也正義祇
 作多云多見疏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
 本皆作多論語子張篇多見其不知量也何注曰適足
 自見其不知量

商旅于市

襄十四年左傳商旅于市杜注曰旅陳也陳其貨物以

示時所貴尚正義曰商人見君政惡陳其不正之物以

諫君也引之謹案旅讀鴻臚之臚司儀皆旅擯鄭司農

之旅謂九人傳辭後鄭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士冠

禮旅占古文旅作臚史記六國表臚於郊祀索隱曰案

臚字訓陳也出爾雅文今爾雅作旅正義曰臚音旅祭

名又陳也漢書敘傳大夫臚岱鄭氏曰季氏旅於泰山

是也顏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

耳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
為臚下告上為句韋昭曰大行今之鴻臚應劭注百官
表曰鴻臚者鴻聲臚傳之也莊子外物篇大儒臚傳
陳言也傳言也晉語風聽臚言於市韋昭注曰臚傳也
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是也周語曰庶人傳語此傳

上文曰士傳言竝與臚言同義韋注庶人傳語曰庶人
 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杜注士傳言曰士
 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然則商人亦卑賤不
 能徑達故傳言于市以待上之風聽與漢書賈山傳古
 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即上文工誦箴諫上文瞽
 誦詩諫即上文公卿比諫即上文大夫即上文士傳言諫過即上
 傳言庶人謗於道即上文商旅議於市即此彼文皆取此
 傳為之而未云商旅議於市則是以旅為商始由誤讀
 傳文而然正義曰易云商旅不行旅亦是商此文連于
 然於市之上增一議字亦足證商人之以言諫而非以

貨諫矣

知不集也

襄二十三年左傳齊侯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杜注曰集成也釋文知音智又如字家大人曰讀如字者是知不集者知事之必不成非自謂其智之不能成事也

映不巢也

一與一誰能懼我

襄二十五年左傳間邱嬰與申鮮虞乘而出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家大人曰與猶當也敵也方言曰懼病也言狹道之中一以當一雖崔慶之眾不能病我也故下文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眾不可當也當亦與也二十四年傳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與亦當也秦策曰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言以此敵天下也史記孫子傳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燕世家曰龐煖易與耳白起傳曰廉頗易與

淮陰侯傳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與皆謂敵也
高祖紀曰上自東往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
吾知所以與之言吾知所以敵之也是相當相敵古皆
謂之與也晉語楚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
晉國必懼楚師言必病楚師也下文王曰天之祚楚誰
能懼之言誰能病之猶申鮮虞言誰能懼我也懼為
病也成十六年左傳益釋楚以為外懼乎晉語懼作患
患與病義亦相近

不可億逞

襄二十五年左傳今陳介恃楚眾以馮陵我做邑不可
億逞杜注曰億度也逞盡也家大人曰杜訓億為度逞
為盡不可度盡殊為不辭今案億者滿也逞與盈古字
通言其欲不可滿盈也文十八年傳曰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意與此同說文曰意滿也方言曰臆滿也漢書賈
誼傳曰好惡積意說見前我意意億竝與億同是億為
滿也左氏春秋昭二十三年沈子逞穀梁作沈子盈左
氏傳欒盈史記作欒逞又昭四年傳逞其心以厚其毒
新序善謀篇逞作盈是逞即盈也廣雅曰盈臆滿也小

雅楚茨篇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億亦盈也說見前我庾維億下易林
乾之師曰倉盈庾億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億盈
是億盈皆滿也

過諸廷

襄三十年左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
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杜解過諸廷曰愆
期行過王廷家大人曰過當為過字之誤也儋括入朝
而愆期遇之於廷故曰過諸廷猶論語言過諸塗也若
如杜注云行過王廷則當言過廷不當言過諸廷矣論
語鯉趨而過庭若加一字曰鯉趨而過諸庭其可乎

婦義事也

襄三十年左傳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杜注曰義從宐也引之謹案義訓為宐不訓為從宐婦從宐事斯為不辭矣今案義讀為儀儀度也言婦當度事而行不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

儀與義古字通

說文義已之威儀也文侯之命父義和鄭注義讀為儀周官肆師治其禮儀鄭

法故書儀為義鄭司農云義讀為儀古者書儀但為義今時所謂義為諛小雅楚茨篇禮儀卒度韓詩作義樂

記制之禮義漢書禮樂志作儀周晉語曰臣請薦所能語示民軌儀大射儀注引作義

擇而君比義焉楚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又曰其智能上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說見後字又通

作議昭六年傳曰管先王議事以制亦謂度事也。說見後議

事以制下

造舟于河

昭元年左傳造舟于河正義曰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舟

以為橋也釋水云天子造舟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

孫炎曰比舟為梁郭璞曰比船為橋皆不解造義蓋造

為至義言船相至而竝比也家大人曰造之言曹也相

比次之名也。造次一聲之轉故凡物之次謂之造昭十

副倖也張衡西京賦屬車之造薛綜注曰造副也義與造舟竝相近故薛綜注東京賦曰

造舟以舟相比次為橋也李巡孫炎皆言比舟正義釋文訓造為

字之義沖遠不得其解而轉訓為至爾雅釋文訓造為

作宣十二年公羊傳疏引舊說訓造為詣又轉訓為成

皆由不知造爲此次之義故望文生訓而卒無一當矣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昭元年左傳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

以室言之家大人曰晉侯以近女而生疾不言近女而

言近女室於義轉迂室當爲生字之誤也蓋生誤爲至又誤爲室

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韻下文會

志祐爲韻傳凡言是謂者文多用韻若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嬌之後將育于姜是謂沈陽可

以興兵之類是也若以近女室爲句疾如蠱爲句則失其韻矣

又案下文曰女不可近乎言近女不言近女室此近女

下本無室字之證上文曰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又曰四

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下文曰淫生六疾又曰今

君至於淫以生疾此生疾二字之證又曰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此生疾如蠱之證又案晉語亦曰是謂遠男
而近女惑以生蠱此尤是謂近女生疾如蠱之明證也

寡君舉羣臣

昭三年左傳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
下實寵嘉之正義曰舉亦皆之義言舉朝羣臣也家大

人曰舉當讀為與

舉與古字通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為與禮運選賢與能即大戴禮

王言篇選賢舉能也楚辭七諫與世皆然兮王逸注曰與舉也史記呂后紀自決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

一作言不唯寡君與羣臣受賜而已先君之靈亦寵嘉

之魯語曰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大公
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文十七年傳夷與孤之二
三臣成四年傳寡君與其

二三是也正義失之

質幣

昭三年左傳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
時七年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釋文曰質徐之二反
又如字引之謹案之二反之音是也質幣卽摯幣周語
曰爲摯幣瑞節以鎮之是也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
以等邦國自鎮圭以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自皮帛
以下對文則瑞與摯異散文則瑞玉亦謂之摯堯典五
玉三帛二生二歠贄傳曰玉帛生歠所以爲贄以見之
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其摯三公執璧
曲禮摯天子鬯諸侯圭周語晉侯執玉卑替其摯也莊

二十四年傳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皆是也傳言寡君將奉質幣又言寡君將承質幣皆謂諸侯之會朝則質亦當為瑞玉矣成三年傳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定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執玉高是諸侯相朝以玉為摯之事也注及正義皆失考

四方之虞

昭四年左傳君若苟無四方之虞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虞憂也范望注大元元瑩曰虞憂也繫辭傳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襄三十年傳曰以晉國之多虞哀五年傳曰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疾疢晉語曰衛文公有邢狄之虞韋注虞備也失之吳語曰越曾足以為大虞乎韋注虞度也亦又曰今伯父有蠻荆之虞皆其證也

議事以制

昭六年左傳管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杜注曰臨事

制刑不豫設法也引之謹案杜以議事為臨事非也漢書

刑法志引傳文李奇注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案李以議為議論之議亦非傳意議讀為

儀儀度也制斷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

定法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

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

言議之而後動議陸續姚信本竝作儀惠氏周易述曰

儀度也將舉事必先度之鄭注尚書大傳曰射王極之

儀之發矢則必中于彼矣君將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則應于民心案惠說是也儀與

擬皆度也作議者假借字耳正義曰必議論之而後動失之少牢下篇

其脊體儀也鄭注曰儀者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說見

前其脊體儀也下今文儀或為議是儀度之儀古通作議也鄭語

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漢書地理志議作儀字又通作義襄三十年傳曰

女待人婦義事也義事亦謂度事也說見前婦義事也下

聳之以行

昭六年左傳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杜注曰聳懼也漢書

刑法志聳作僂顏師古注曰僂謂獎也家大人曰顏說

是也聳之以行謂舉善行以獎勸之故楚語教之春秋

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韋注曰聳獎也方

言曰自關而西秦晉之間相勸曰聳或曰喚喚與獎同中心

不欲而由旁人之勸語亦曰聳又曰慫慂勸也南楚凡

己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慫慂

慫與聳義亦相近

願與諸侯落之

昭七年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杜注曰
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曰雜記云成廟則釁之路寢
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元云言路
寢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會以落之
爾檀弓云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然則不釁
似無祭而杜言宮室始成祭之爲落者以其言落必是
以酒澆落之雖不如廟以血塗其上當祭中雷之神以
安之家大人曰注謂宮室始成祭之爲落正義謂祭中
雷之神皆於禮無據雜記注明言不釁者不神之則不

祭明矣正義又謂落是以酒澆落之尤與傳義不合蔚

之解襍記注曰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會澆落之則庾說已誤案爾雅曰落始也與諸

侯落之者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今君

為此臺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矣宮室既成於

是享賓客以落之故雜記注曰考之者設盛會以落之

又引檀弓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以為證七年傳

又曰楚子享公于新臺即是與諸侯落之之事也然則

落之之事享也非祭也四年傳叔孫為孟鍾饗大夫以

落之義與此同服虔注以落為釁鍾正義謂以血澆落

之並非是小雅斯干箋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

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則落與釁明是一事釋文

訓落為始是也正義謂以血澆落之亦非是或以為祭

或以為釁或言以酒或言以血皆由不知落之為始而

誤以為澆落之義也

官職不則

昭七年左傳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
 同始異終何可常也杜解官職不則曰治官居職不一
 法引之謹案則猶等也均也說文則等畫物也是則與
 等同義管子七法篇曰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
 變也謂之則呂氏春秋功名篇曰取則行鈞均鈞古
 字通是
 則與均亦同義官職不則謂賢否不同也六物不同民
 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也壹也類也則也皆謂
 同也非同不壹不類不則皆謂異也故曰同始異終也
 杜訓則為法而又云不一法以牽合上三句之義其失

經事近聞

也近矣

孤斬焉在衰經之中

昭十年左傳孤斬焉在衰經之中杜注曰既葬未卒哭
 故猶服斬衰引之謹案斬讀為慙慙焉者哀痛憂傷之
 貌晉語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是也慙
 之言慙也說文慙痛也小雅雨無正篇慙慙日瘁鄭箋
 曰慙慙憂之楚辭九辯慙悽增欷王逸注曰愴痛感動
 歎累息也古聲慙慙相近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傳潛
 作漸是其例矣杜不得其解而臆為之說非是

曰義也夫 猶義也夫

昭十四年左傳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未減曰義也夫又

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引之謹案曰當為由字之脫誤也

猶讀為由字之假借也

莊十四年傳猶有妖乎正義曰由有妖蛇而厲公得入乎古者

由猶二字義得通用

家語正論篇載此猶正作由則曰字亦當作

由寫者脫一直畫耳由義行義也

孟子盡心篇曰居仁由義

言大義

滅親叔向能行大義故不為未減也再言由義也夫所

以深歎美之雜記引孔子之言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由文矣哉正與由義也夫之文相類又孔子贊禹曰禹

吾無閒然矣終又曰禹吾無閒然矣美顏回曰賢哉回

也終又曰賢哉回也重言嗟歎是其例也杜注曰義也夫云於義未安注猶義也夫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失之矣服虔讀減為咸下屬為句亦不辭由義也夫乃孔子歎美之辭不得屬之眾人而云咸曰也王肅家語用左傳文而承誤作曰又沿服虔之解而以咸屬下讀於為末下注曰未薄也於或曰非也義下注曰或左傳作咸也

札瘥天昏

昭二十一年左傳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賈逵注曰短折曰天未名曰昏家大人曰昏之言泯沒也皋陶謨下民昏墊鄭注曰昏沒也傳曰寡君之二三臣若未名而歿不得謂之臣矣晉語曰晉侯將歿矣君子失心鮮不天昏晉侯亦非未名而歿者也昭二十年傳所以天昏孤疾者周語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義並同也

親戚爲戮

昭二十年左傳楚子執伍奢使召奢之子曰來吾免而
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
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家大人曰
親戚謂其父也錢少詹事史記攷異曰五帝紀堯二女
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正義云親戚謂父瞽
突後母弟象妹顛首等也案古人稱父母爲親戚大戴
記曾子疾病篇親戚旣沒雖欲孝誰爲孝孟子盡心篇
人莫大焉也親戚君臣上下楚世家楚人皆憐之如悲
親戚猶言如喪考妣也孟嘗君列傳使使存問獻遺其

親戚亦謂其父母也正義兼弟妹言之非史公之旨家
大人曰錢說是也余請爲之加證管子輕重乙篇曰其
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
親戚孝乎哉墨子兼愛篇曰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
託之節葬篇曰楚之南有炎人之國者其親戚死朽其
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適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
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
爲孝子非命篇曰內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
君長呂氏春秋遇合篇曰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
妾無能與居者恃君篇曰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
史記陸賈傳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皆
謂父母爲親戚也又案左傳親戚爲戮史記楚世家作
父戮管子九變篇親戚墳墓之所在小問篇作父母墳
墓之所在墨子天志上篇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其相
儆戒下篇作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賈子保傳篇無
恩於親戚大戴禮作無恩於父母此尤其明證也

莫

昭二十四年左傳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
 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
 聚釋文曰陽不克莫絕句引之謹案陽不克莫甚為不
 辭莫然不動之解亦為皮傳今案陽不克絕句莫當作
 箕箕卽其字下屬為句言陽氣不克其將積聚而為旱
 也莊子外物篇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箕卽其字
 也說文其籀文箕字明夷六五曲禮梁曰薌其鄭注曰
 箕子之明夷蜀才箕作其
 其辭也釋文其字又作箕周官大祝注引此作香其是
 語辭之其古亦通作箕今本作其則箕之譌也隸書從

竹之字或譌從艸故箕字或作萁

曲禮薊萁其見上鄭語
糜弧箕服漢書五行

志箕作萁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
其先出自萁子之苗萁即箕字

形與萁相似因譌而

為莫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折泉折泉水北至箕入淮今

本箕譌作莫是其證也而漢書五行志引傳文已作莫

蘇林注亦曰莫莫爾不勝為積聚也則此字之譌其來

久矣

以閒先王

昭二十六年左傳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杜注曰閒

錯先王之制引之謹案閒之言干也謂干犯先王之命

也昭二十年傳曰臣敢
貪君賜以干先王先王之命即上文所云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是也襄十九年傳閒

諸侯太平御覽引服虔注曰閒犯也是閒與干同義上

文曰王室其有閒王位謂干王位也昭三十一年傳曰
況敢干位以作大

事襄十一年傳曰或閒茲命謂干茲命也襄三年傳曰
使干大命

定四年傳曰管蔡啟商其閒王室謂謀干王室也說見
後甚

閒王哀二十一年傳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謂犯干上國也

鄭語曰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韋注曰言更相犯間也間與干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聘禮記皮馬相間鄭注曰古文間作干是也

若為三師以肆焉

昭三十年左傳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杜注曰肆猶勞也釋文曰

肆本又作肆家大人曰作肆者本字作肆者借字也肆

古字通聘禮記為肆古文肆為肆周官小宗伯肆儀故書肆為肆玉藻肆束及帶肆讀為肆大雅皇

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

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即所謂肆也文

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曰肆暫往而退也

此傳曰若為三師以肆焉彼出則歸彼歸則出義竝相

同

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

昭三十一年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

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絕句杜以夫字下屬為句失之有

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

為不義不可滅已杜解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曰有所

謂有地也引之謹案所時也言名者人之所欲得也然

有時有名而不如其已若邾黑肱之以地叛而書名是

也文十三年公羊傳往黨衛侯會公于沓何注曰黨所

也所猶時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

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言

晉楚時以兵威小國而後小國得以安靖也昭七年傳曰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言有時反其道以取順於民也三十年傳曰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墨子節用篇曰其欲早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此皆古人謂時爲所之證

不爲義疚

昭三十一年左傳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解不爲義疚曰疚病也見義則爲之引之謹案不爲義疚當作不爲不義疚杜曲爲之說非也上文曰終爲不義下文曰懲不義也又曰作而不義文皆相承此處脫一不字耳昭二十年傳曰君子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語意略與此同

魯君世從其失

昭三十二年左傳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

君矣釋文從子用反失字無音家大人曰失讀為佚佚字

又作逸佚與勤正相反言魯君世縱其佚以失民季氏世

脩其勤以得民也古多以失為佚見九經古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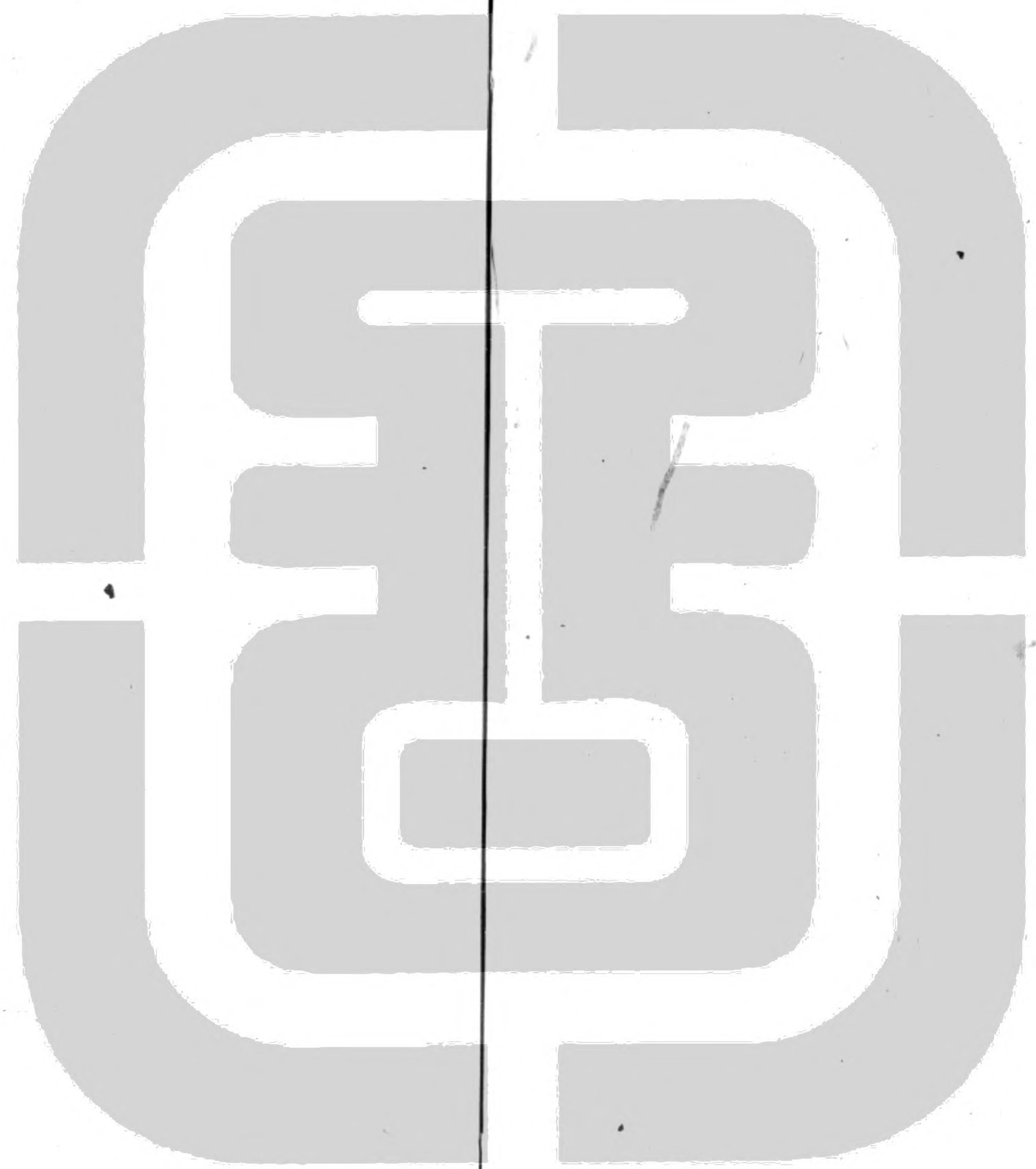
基閒王室

定四年左傳管蔡啟商基閒王室杜注曰基毒也管叔
 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正義曰基毒閒亂賈
 逵云然是相傳訓也引之謹案毒亂之語不辭基讀為
 基基謀也閒犯也說見前以閒先王下謂謀犯王室也爾雅曰基
 謀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作基者假
 借字耳

公戟其手

哀二十五年左傳褚師出公戟其手杜注曰抵徒手屈肘如戟形家大人曰說文𠄎持也象手有所𠄎據也讀若戟史記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徐廣曰據音戟漢書五行志作搯顏師古曰搯謂揭持之也史記孫子傳曰救鬪者不搏搯然則戟其手者謂揭持其手也字本作𠄎其作戟作據者皆假借字耳非以其屈肘如戟形而謂之戟也





經
書

